藏密齋集

青艸自序

生平書牘不存間有存者偶而存耳辛酉頗多酬應而悔其不盡存也壬戌而後存者十之九其論學者夢語也抑論文者微有解焉洎其論時事則一腔熱血徧灑大地以號同人以庶幾一日清明之理疏艸所宜不能以十之三而稍露于此中固有漫然不足存者與諱不當存者未及汰佚心吾之心者汰之既汰以月日為序亦一時之事林也艸存于家有啓數十首乙丑

以平稿首以為
我其十之六矣
公安派否

夏五廿有七月書于臨城道中

藏密齋集書牘目

與錢貽自已上隷集之卷十五

與陳岵月

與韓正堂

與郭金谿

與侯木菴

與徐明衡

與汪承景

與李含真

與練任鴻

與姚羅浮

天書牘

答劉無錫

與丞簿尉各父母

與康味滄

與曾二雲吳石袍

與賀函伯

與潘黙菴

與錢龍門

與郭泰來

與宋叔茂

付泙兒

付濂兒

與周閒鴻錢御泠

答丁改翁

與潘默菴

與錢爾先

與方旦心

答張蓬玄

答岳石梁 二首

答史崇仁

答孫六吉

答王定興

答金稠原

答岳石梁

答賀立菴

答王峨雲

答董二醇

答陳[illegible]

答汪蓬萊

答高南和

答方鉅野

答李任縣

答陸太和

答韓武定

答金雙南

答樊鍾陽

答張密縣

已上肄集之卷二十

六 書牘

答喻養初
答許華芝
與胡浮治
答劉東卿
答陳如葵
答樂昌王
答趙岐陽
答申玄渚
答霍韻衢

六書牘

答余[illegible]

與李[illegible]

答鮑[illegible]

答武揚紆

與李松纖

與丁長孺

答蔣[illegible]

答趙存孩

答方方石

答方孩未

答崔韻衢

寄沈炎洲

答孫若英

與李丈見

與黃白安

與孫意白

與金雙南

與左浮丘

書牘

與文湛持

與周蓼洲

與陳葢吾

與瞿起田

與魏瓠園

答丁長孺

答唐宜之

寄方孩未

答胡

與繆西谿

與金雙南

上高老師

與孫茗英

答文文起

與卞子厚

與顏長康

付洣兒

答吳遯菴

藏密齋集卷之十四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書牘一

上吳曙翁老師

中開之大臣之相天子而表百僚也必有不言而信者以通天下之精神又必有一辭而退者以樹士夫之風節方今域內多故青齊之間骨肉相食太倉如洗邊無見糧日告地震示譴未極霾風烈焰宮庭震驚乾坤何等時也而　皇

上無勵精之期百司歭庀職之慮即人適政間亦無虛日然其爭於形見勢迫而不推究於本原泄泄悠悠如處無事中居恒仰屋竊嘆敢謂人心之不靈莫茲時甚也初春會榜無元豈不其亮老師之無他而身當其事降孽自天變既駴爲詫駡情自難於晏處怵然驚怛然失蹙然不能以一朝居此定理也邇日復一日乞身不勇試錄呈矣升祔禮成矣言官謫矣萬壽祝矣同事去矣而駴變之懼尚不勝其存體之思老

師日上陳病懷苦之疏　皇上仍循且慰且留之套旁觀者度老師無再出之理夫諒者疑老師無決去之心更稱病而叙伏枕憂國之懷新去而附懇時政以了出山之願夫人臣躊躇擔簦而來驟至大官位宰輔遇君心未嘗有所轉移國是未嘗有所張主時務未嘗有所劈畫而且必不得已而將去忠君愛國拳拳無已此自老師至情然語嘿有時今非其會也老師自謂於今日之人情世局何如哉異斯世之所為似

有所不能同斯世之所爲更有所不忍吾儕與斯世爲同而世必擬吾爲異且目哂吾以本異而不能不同抑又有所不堪蓋老師之意本謂去志已决允行一二亦稍慰其生平而人之未信未必不謂尚預拮据而去志之未决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老師今日之謂矣爲老師今日計惟有一意乞去更無二語凡首揆題揭一一不敢附名要使　皇上知我之必去首揆知我之必去舉朝知我之必去於以徼旨甚幸卽

不可必得而尊經與樂疏幾更僕行以禮出以
孫已足明大臣去國之禮矣中為老師所舉士
實不勝憂耿之私不啻此區區已非一朝積至今
日而微窺老師之用心畢竟過於忠厚失於明
決雖老師之在今日處不得不去之勢又若處
不得即去之勢然未去之日皆苟且之日未去
之心皆揑扤之心一去而士大夫盡作而生氣一
去而人心若撥而盡霾則習之所損者多誠不
如去之所裨者大故不自揣量昧死進其耿耿

伏惟宥其狂瞽而比於蒭蕘則介石之吉尚在桑榆中一寸血誠無任蒭蕘激切之至丙辰十一月初五日

與署篆陰公祖

敝邑舊有迎神之舉每致人命盜賊訐告上司以故節蒙禁止停閣多年去歲吳父母禁責尤嚴民荷安謐矣且復與此讓陽縣逼鄰茲皆根徒出頭斂分以其餘充私囊耳隣近盜賊公行子女玉帛肆行焚劫萬一不爲禁止小民無知

冶容慢藏誨淫誨盜猝有不戒警及庫獄其害不但勞民傷財而已也伏乞即賜榜禁仍有鳴鑼歛分者痛加責治以默銷無窮之變地方幸甚己未三月

與姚孟長

兩日無事心存月想覺孝友仁卹節廉自將數言猶爲臚事配義未是意思所在每念先人遺家不造日午而炊冬半而絮歲以爲常當在茲際捉衿露肘眉宇營營時賢亦所不免先人實

吏猶自適無少窘迫匆遽之色其性然也其自大父繼大母而下伯叔兄弟以逮戚黨父老兒童婦女一一偕之春風至巳所應有而能挈以讓與巳所埀盡而能割以予葢黔婁之康展禽之惠庶幾總之擬私謚爲康惠先生行實所載誠不敢多畫一莖鬚而康惠二字又似于頰上加三毫也尚圖有德有言者爲議爲誄以章厥訛今藉潟筆爲狀狀首即顏爲康惠先生可乎

庚申三月

答陳則梁

則梁海內奇士遇則梁而不言失人過則梁而漫言失言辱以糠粃之役見委不敢辭亦復有欵欵之愚思效於高明也四聖人開物成務莘之一易掃爲詭浪笑傲之書大宋諸儒覿面未應首肯且則梁序之註之箋之屑之沾沾不置豈爲其善詭浪笑傲而已也至一泄奇憤時露毫端或亦非與世無患之道世間有幾則梁而不善而藏之令謗謗者得窺瞯于左右耶見兒

輩與則粱交非徒人間酒肉聲氣而已者故效其狂愚亦望有以教之也

又

聞教傾筐倒篋僅得一十五兩貳錢奈何亦甚邂可念矣君鍛羽而南我濡首而北爲之躊然

辛酉九月

答下子厚

欲傍精進永不退轉者爲一會然欲有其會而不必有其名

與錢昭自

欲一走別江干第尚病未能也天下事非一手一足所能辦近天下無一實事豈盡無才諸士出於其間人人有我功我名之想故不可與共功名耳所以軍國事閫閤事度外置之直以其才諸自營也我先勞而澹然不自功自名人思躍而起之位我下者躍焉以自見位我上者偃然而饗成何事不圖何功不就耶究竟我當事任時而事無不集何非我功我名也即天地疇

寘目前小未昭白其爲陰德無涯矣欲收老安
少懷之效先去伐善施勞之心弟所儗于胸中
者如此老兄于軍國閭閻無不究心將以弟言
何如 庚申

又

以弟之視兄臺八萬四千毫竅[illegible]雙眸烱烱讀
秋中所惠書問及古今邂逅令兄知兄臺治魏
如李光弼入軍才斗旗幟無不鮮明振聲亦何
人不洞其底裏何事不游于肯綮而尚歷才品

之滑吾鏡而尚虞其苦之煩位置也夫人患我
無鏡耳鏡明世法常套之中牝牡驪黄之外具
可得人一夫不獲痌瘝乃躬自爾拔髮纓冠以
起要其居心欲熱還手欲徐奏刀之頃躊躇滿
志而後動一切興利起廢繼絕風清之意皆以
萬不得已行之我卽不一一位置位置自在萬
物之育非物物而雕刻之也如何山海以東如
彈丸索兵至二十二萬索餉至八百餘萬又屢
屢爲數年間嬰城自守計而莫敢自必開鐵猶

吾土也毋論不派為諸將信地且哨探不前禾稼盈野聽西虜東夷合刈之盤據之而不敢窺如是則開原必不能復開原不復則遼陽必不能守遼陽不守則山海以東恐非國家有也而闖以外惟我言而莫予違廟堂之上亦唯其言而要之達索兵與調兵索餉與加派夫豈不可請上供不議節監局之乾沒不敢問厰庫之瘠冗不可清而竭天下以奉一隅又一隅之未見即守即守之無恙而二十二萬之兵八百萬

之餉何時息肩乎弟所不能知也兄臺處此常
必有大力斡旋非徒仰屋而已者今幸有十一
弱之龢緐爲尹鐸之所寬慈母護子于其疾苦
中更甚知兄臺有淡念便有妙用可不賴賦而
應自裕也近局以招權者太甚兵起而鋤之一
時爲快似脫窠白似終不脫窠白疑與國運相
終始矣可奈何以衆寡爲勝負以新舊爲衆寡
總之四時之序近是所大當着精神者在淡居
靜攝之處內牖遇巷大臣言臣同舟遇風宜同

用無限苦心而今日似未瞭于其本也卿意君心不格正謂臣子徒爭語言不與國家辦事耳仍不辦事而爭于語言格心一着千古難望夫不於本根處着力雖言言歸正亦屬枝葉亦總爭在空處且不應急耳安得如兒臺數輩列當途爲國家無事不辦王上欣然延見外廷諸臣于此口不可開垂問之及斈爾希其狂言密秘之庚申

父

捧讀琅函朝列之局單閫之計郡邑之隱瞭如
觀火矣鬱鬱枯坐無可與語讀數過恍在腐莫
日月爲曜悠悠世宙俗情中無知己窠臼外無
王張俗情相與無論怪所不愛即與亦不愛也
窠臼中作詩頗僻者固錯即近是者亦止去一
間也何也欲消朋黨之禍而身適在朋黨之中
必不可得之數也大抵人心世道每起於一人
意思所向而宸以天下之全力趨之向者意見
所著趨者勝甚所歸要於源頭不清不楚未有

不偏未有無害者天地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盡其分吏戶禮兵刑工各得其理而天下亦已治矣已乎矣棄曰何爲哉官爵放不下棄曰脫不出耳跳出世間國子有味乎其言之兄臺之材器手猷便可以跳出者跳入世既得我我不失我若弟則落落穆穆踽踽凉凉但能跳出不能跳入矣器固有定強之甚難閒中辦忙中用更有味乎其言之顧所謂辦者不在世間收拾得多而在胸中淘汰得

淨穷亮承無忤將然倏忽歲月與運俱徂念上
多少往來大事絶無底單不能不引領仰巳時
鞭其後耳邇左平執日前必未能與爾閒罪直
搗奴巢收拾一戰則須餉正無巳時處餉須作
久計而久計無如屯田屯田而溝洫之制因以
爲阻騎耕之暇卽以爲兵且開鐵之間何可恣
東西虜往來自便而我不一問也則無如由近
而遠漸出而屯田也若爛額焦頭遂不爲援則
錢法鹽法雖云雜霸猶可講求其要在禁私錢

私鹽而令其利盡歸於公家其禁之之法又在
令私者自不得行而官者自樂爲用遣使周廵
而各令一人總理于上合宇內而通融之必可
以不加賦而國用足再以爲緩則監局戸工等
衙門一一清查其窟宂豈遂少數十萬金錢也
令上不講於根本之討次不循夫管劉之遺乎
不問作奸之實而一切苟且從事使全盛之世
捉襟見肘豈國用之果詘歟譬如富人銖銖兩
兩盡歸困窖仍漏卮不節乾沒不問其形遂貧

稿不支遇有蓄訟經年不休費且不肯復不發
窖藏不窺出入不務本業不謀居積而日於簷
頭壁脚搜剔掃覓冀其有遺賸銀錢且復令人四
出行乞之荒村下戶佃則又增其租直佃戶棄
田而走此可以得豐厚勝訟而偷快乎至募兵
之說亦無本領者何將是也第當使在京各衙
門盡舉其所知於本兵在外各巡撫盡舉其幕
下與軼材之可爲將者目效物之所聚要有氣
類其人勇胸中必有敎勇士焉其人謀胸中必

有幾謀士焉得一人築壇拜之推轂遣之令渠自擇偏裨十人偏裨令各自擇千夫長十人千夫長令各自擇百夫長十人百夫長令各自擇其什伍則舉一人百萬之兵集又皆其氣類自聚不啻兄弟何逃何潰矣奈何日索無賴者以際餉烏合而聚烏散固其應耳且弗論散也聚亦何日可幾募而一莫之應陰爲僉派以趣赴死地此萬不得其死力者也鄙意如此洞如觀火者以爲何如

答熊建安

弟與兄幸同籍幸出一先生之門又觀政棘寺朝夕之與俱三百五十人中最密比者宜莫如我兩人嗣此年兄綰墨綬而出弟僕僕牛馬走郎年兄飛鳧奏最時而弟方衝霜冒雪入裂膚墮指之鄉閒關而南者又數千里坐此不得與年兄一把臂也則三百五十人中數年間尋其朝夕與俱而一別不可復晤者亦宜莫如我兩人可謂聚散之至變矣慧眼爲之一切愛憎榮

辱之變亦復如是慧力貞之我亦有不變者存于其間乎親民與吏輦轂之下者不同親民事樁樁可以自由苟盡心力于民必有所濟輦轂之下不得自由委蛇做得一事而我之不變者變矣要做官者强而文之曰此乃是大學問大作用愈文之曰大而不知已變而爲何物也然此猶就好一邊言也那一邊更不可言也榮儕已淡屈指隆望亦無出兄右者然我兩人可勿爲此等言我兩人各當自照管其不變者何在

而已矣朝夕老師宇下幸甚尊教所以措郵者在年兄亦滄海之一粟也健羨 辛酉

與吳旭如

編審利病遠且數世近亦十年以弟專愚竊謂均甲一法必不可改蓋井田之盛已難再覩而此法實近古限民名田之意如云一人充數里之非法則夫數人而攢一里者之亦非法也皆所以通其法之窮而不令偏累者也若富民止充一里而田且漸增則貧民田且漸減而仍充

一里富者慮其日削貧者不慮其立盡乎必欲令貧者立盡而我徵其急收其田以自益猶曰令甲家充一里而止彼縣之額里既不可減勢必無立錐之地者猶編籍役于官督辦不前責妻鬻子而連阡廣陌者擁厚貲權子母袖手搠視不與同患是啟中人之產盡併兼于豪右而畢丁下戶非逃亡必不能以免里也獨十年共事樂附親知里甲催徵赧于寫遑則人地便宜聽民自擇而稍從中量贏縮斷決之茲謝父母

之德意至今猶在人口矣夫民之所以苦于充里者以役未均也若就槩縣之役而均調劑之使皆有利而無害則充里遞以趨利人情趨利如水就下且無慮于詭寄花分者之不可以爬梳而理矣即如北運一役最稱繁重然二十年前弟目擊其營斡包攬以行向聆台教謂嘉秀猶有營求此役者則數十里之內數十年之間苦樂所異利病所因詳審洞矚加意與釐在台臺一措手間耳縣總區總里書里算業蒙台臺

悉其奸累庶人在官倣古僱役不以累民所安全者實多弟爲此言胥隸所怨富室所怨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實不勝拳拳伏惟垂擇辛酉三月

答王麟郊巡撫

去歲使楚與所謂秦蜀順靖之兵如織郵傳驛騷民鮮安堵所過淫掠楚兵爲甚被禍之地荆門爲慘咸耳目所親覩聞小疏所以拳拳于調募之不如團練也廣寧登萊津門近議爲進剿

之師專需調募若近郊之地止爲內護外捍計似團練土着爲得策設畿甸之邇爲客兵所患苦禍不在蕭牆之內耶遼人固善內應亦西兵毒之有激而致然若以保甲爲什伍省行糧之費無脫伍之虞以父子兄弟之兵自護其閭井墳墓計似無便此者且近亦易集後亦易散也三河逃兵又見告矣所得教練統領之將幾人甲之無甚高論喋喋殊自恧也 辛酉五月

與方孩未

年兄行矣弟爲玉碎不爲瓦全即仗庇保首領
以歸亦無隻字入長安矣天下事尚可爲陰陽
消長之際有當防之于微者有其過未著不可
輕動者若弟則舉人蘊崇欲露之惡而一爲撥
動熖遂着天此弟所不自安者耳要害及弟而
止差可自慰天下事先時不得後時不得須着
着精密二三同心相聚勿以游戲送日也人能
常自省察譽言至毀言至勿動此便是得力處
天下事拚得纔做得年兄局面已非無菑無害

而到公卿者要求一是而已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眼前些小可見功名處儘讓人做大擔子沒人挑纔一肩荷去耳 辛酉六月

答張心嚴

慕門下慷慨請纓之義代爲請急而荷旨切責跼蹐自疑旋卽奉詔大與內帑之藏始知聖主未嘗一日而忘東顧之憂也河東不復廣寧彈丸地必未易守奴不滅卽幸復河東而數千里無人煙又特慮爲戎馬所蹂躪何能募民徙

實其地且戰且耕且守乎目前兵將不能應手
不乘其未甚收拾之時急爲驅勦後此又稍難
爲力也欲固土着之人心惟嚴戢客兵無滛其
妻女攘其財物以傷其心好細分布實繁有徒
降將之家分頭百出不必逆奴之種與李永芳
之瓜葛爲然矣畢之無甚高論又以聒高明之
聽殊自愳也 辛酉六月

答涂大司馬

台臺之在雲中十素二首俛首而受我戎索儒

者之效不可謂不白於世矣而旋中讒以去東事急又掛䟫而思台臺載輪爾載將伯助予從古而然台臺被髮纓冠四出糾徒十二所北直構黃龍之氣已足吞奴而尺組繫之矣宥密之地如水未波亦楊岐墨絲此時正亟而陰陽消長分數陽常處弱而孤如風狂雨急中現螢火之一照耳台臺此來不獨仗以去河北賊也辛酉七月

答王立宇 應天巡撫

杭嘉湖三郡雖隸於浙而財貨之所灌輸仰京

口如咽喉一旦有兵革之事更不啻左右手也故撫舊京者得人即敝鄉實食其福邇借台臺鎮此重地餘潤所被不卜可知矣蘇杭之間多浮靡而鮮蓋藏去秋非旱非潦米價騰涌幾釀既變則以抑價過糴咽喉為梗致然近聞叉漲為菑心用滋惕恃台臺在上無虞民饑且為亂矣辛酉七月

答鄒南翁

屢誨拳拳以王老掌科將有卿貳之推令不肖

無再開其口自謂山陵事竣特三代誥封爲書
錦地耳不謂儼然郎日會推矣以大教在耳業
欲付之不言恐世人不察謂此推并以言舉則
紀法掃地矣封疆正亟刑賞倒置雖堯舜不能
以治天下故聊具一疏欲以存紀法云耳而張
誠翁老掌科適至宛轉周匝備極情理且云誥
封後王年兄亦便請告故遂焚其艸昨造謁答
前日在駕亦欲併道此意而尊駕以夕月之祀
出懷意未伸接大教更感先生之不棄其愚也

然茲意有未見亮於左右者不敢不自明也大
教云人墮地未便以一人一事了一世作一官
未便以一言便了巳事至哉言也至云被言者
未便以一人言便損生平則不肖有說而處於
此不肖生平慕王希老者久踪跡所至議論所
接遇蜀人與官于蜀者必詢其起居詢其精神
詢其壽考福澤之占以庶幾一日之出爲爲德
爲民地昨歲不幸而值大喪幸而見起廢之詔
無日不下㥘怛中爲之加額區區無誑言也入

都以有考選一事不便謁人若人有相顧者必
一一問某公如何某公如何而王希老已不厭
正人之口矣疑而未敢信已濫工垣而希老賜
顧則謙光可掬絕無典刑始疑壁立千仞者非
所望於王希泉也已而駸駸有闢所雁之人所
爲之事所開之口種種穢聽而心始畧之矣則
以不肖生平之景仰者過當致自心之高下易
位原無與王希泉事也倏而三築之疏奉旨從
寛倉卒具疏爲法紀耳卽先生亦不約而同豈

其欲損王希老之生平耶疏末數語爲法紀之
心切涘以明著人之言不足取重耳大教云前
一疏可已後再疏似成於激人可質也激之一
字何敢自護其無萬分中之一毫顧連疏所以
攻不肖者先生未之聞且見耶有一番議論定
有一番剖晰攻者千百應者一二攻者虛無應
者蹠實實處猶未盡言而大教以見非耶王希
老之在今日擁護者推戴者周旋者分出四應
爲所欲爲言所欲言不肖止一人之口耳大教

尚以見非耶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望先生三思之也且人可質者不知所質之人如何也大教又云聞今尚未化是真學道者固執爲我乎夫言而爭自巳之勝負是固執爲我也言而爭國家之法紀恐學道者不可以不執也毫釐千里尚容長跽請教王希老初請遣戍立功而再遣之兩請又遁之正法是等無我此真學道者耶大教云世界甚長道理甚大讀此流涕誠有味乎斯言至云此公篤實君子疏中義難受辱不

肖讀之心痛其畱不肖輩苦極纔聽夫欲爲不受辱之人須爲不可辱之事須立不可辱之品請寬楊李口語支吾以山陵畱旋以侍郎推皆非不肖所心折不肖自反並不敢一念不從國家起見實看得官爵甚輕實看得餓死本分若言出而飾說以欺君苟畱而偃蹇以圖陞欲令不肖心折不肖實不能恐亦無煩乎先生之心請於先生不必深爲照管者也王希老或欲長占司農之席故更以迫先生使先生以大義責

不肖而不肖懾服則曰夫夫亡已見棄於鄒南
翁使先生以大義責不肖而不肖尚容順風而
請敎則曰夫夫也又得罪於鄒南翁將不肖眞
成領害忠良之人耳爾先生三思之無墮其計
中也闖以小人之心度聖人者久已相慶曰鄒
南老已急欲自白其非魏廓圍之一邊矣爾先
生三思之無墮其計中也先生每對不肖曰大
難將作不肖誠不知所作何難又憶先生嘗敎
不肖曰可請告先生而必欲王希老長占司農

之席者不肖安得而不退耶陰陽消長之數從
古而如此也每領教時恐久妨起居垂顧時又
不敢久淹長者之車轍卒卒不得吐辱大教之
及遂罄其愚艸艸不莊甚非所以事先生有不
然者願終教之不肖坦腹而受世之彈射豈愛
頂門之痛而不受先生之一鍼痛矣即留亦原
不必苦也大教云老掌科它日人以此相加安
乎不安乎則今日之加不肖者已多矣不待它
日也儻不肖作可辱之人而謾受人辱安之爲

無耻不安為無理儻不肖非可辱之人而謾受人辱安之為無理不安為常事當更論其所辱者為何品為何事或為自身或為社稷未可僅以庸人之常情論也先生初以學道期不肖而誘之無我既又以俗情曉不肖而觀其安否真切宛至感入肝鬲不肖又謂須就此二者之中再當觀其主腦若何則不肖所欲長跽而請教者也先生每欲以渾噩之意薰人而鬼怪以伎倆相逼謂先生之力足以得之不肖謂扯先生

與王希泉同去足以得之先生此皆以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而先生渾渾噩噩彼自以為墮其計中則不肖所[illegible]也 辛酉八月初六日

又

賤體小憊未得報謁廻環至教語語肝鬲感刻何已第所教某人云以科而論科前輩為璞衙門之體夫人臣比肩事主獨為朝廷耳凡衙門年誼等語皆孟子所謂後其君者也某人云與韋某一般則大有辨韋之叅張也捌五丁抽一

之議欲大司馬釋中樞而董其事心跡以此見
疑若不肖則專爲紀法耳王老掌科疏畢竟是
錯而紀法至今未伸此議未應便歇也起廢諸
君子席不暇煖而去劉公本孫言出而遭齮齕
今已不幸矣近洪桂老以議祧一事而言者紛
紛而起明是張羅網以待昔日之冥鴻也先生
積望人所共欽此處乞爲一留神若王老掌科
一事不獨紀法存亡所係亦似陰陽消長之關
不肖頻先生之苦心苦口者多矣神機妙用似

應在彼而不在此也洗心請教如何如何

與馮念羅

近以大憝漏網片疏爭之而觸其護身之符勢大且衆如螳臂之當車輪行見其蔑有濟也聞台駕且南不及一將伊蒲之供耿耿奈何歸有相問者謂不肖亦不日且歸耳不久溷溷塵也

辛酉

與方孩未

克敵須精兵精則弱可使强寡可壓衆而兵所

以精在將將所以精兵在法法所以精兵在心
精者何合將卒十百千萬人無二心也多一兵
多生一兵之心必敗不如其寡多一官多生一
官之心必敗不如其寡然可以驅其心之異而
不得不同者在勢今有其勢矣能以法馭兵而
使千百千萬之人無二心者獨不知有將否耳
凡所材劉羅二將軍足當之乎自有東事以來
無所不徵求矣而獨未得將兵之人非無將也
無識將之人也在年兄具眼矣經撫持論似異

要其勢已不能不同國家至處諫官數輩以勞經臣而隆恩異數疊承于未始遇敵之先此其責不小豈謂優居關內出無死寇之虞入無死法之例而遂付撫臣于不照管也不照管撫臣是不照管廣寧也廣寧爲瀋遼之續而禍可言哉是又在年兄苦心矣目前所急者兵食器械牛車甲仗之需而弟言心言法弟言似迂然非心非法即更益以强兵數十萬亦載胥及溺而已無救于遼伏願于論兵論食論器于辛萬苦

中時時着此念歸此眼爲祝

又

河北賊朝中黨勢頗相似部署未定應援未湊而卒而爲鎭江之一擧從生敵心旁觀者且以爲罪噫設更有毛將軍者起而應之寧渠至此即毛將軍猛思與敵同盡而舟師羈晃于海中功則分之罪則委之南衛而北而西無一起而應者當事者又必不主持其間雖竭其呼號無益毛將軍所以瑣尾異國乜要其心寧遂忘奴

者耶鼓鐘于宫聲聞於外頗以騎射佚游聞素
暱權璫者乞靈于權璫以擊其所愛爲自巳轉
身站脚之地實涘暱之以陰圖爲所欲爲此其
愈出愈奇而不可方物者也臺省文章而悍焉
入閣乞骸至十而病可見朝不以病辭而硬求
部覆王奄不得其死而復以餧狗皆目前異事
洪桂老復作古人天亦若與賢者相仇矣冷腸
熱腸細將時學消息正未好也第須各見其能
爲吏戸兵工之事撑持此一二百年之金甌以俟

天心之自復而弟無一能焉年兄勉爲之弟向不欲作自了漢苟且至此今不敢復苟且矣長負知己獨抱生平矣 辛酉十月初七日

奉高景逸老師

交結鄭氏引用匪人是此老入年家當也不知不覺日與亂臣賊子痛癢關切而自陷於無君之辟彼不自以爲無君人之視之迹不至於無君則人心死而春秋之教不明也大議發端本澄源之義坐以首惡復層層披剝洞肝擢髓受

者心服開者心聳有功於　先皇有功於　今
上有功於春秋有功於天下萬世之人心一肯
復六言官熈朝美事奉常之推嗟以爲晚世所
仰藉北亟於南爲國爲家總屬天理水到渠成
爾時自有權衡也議稿奉歸中間氏字可酌易
一字否　壬戌二月廿三日

又

重好人用新人二義極快新人須禮遇內者之
息舊人不盡拾遺可矣新人不盡升可矣老師

且徐徐其行州盛苗稀淵明所以帶月而荷鋤也

上王太蒙司空

聞有議軍需而誘曰工垣不發銀者不肖茫然不辨不肖事即臺下事不敢以不相關也大都領銀者皆憑四司詳覈臺下許可而後下之庫庫藏如洗不肖不過就先後之中酌其緩急而次第之要無不發者惟前日運土四千金緣去年承乏城工時南三門已曾奏繳九百九十九

兩九錢七分彼時臺下奏繳數亦相同且東西
北各監督宦尚有多寡不齊之數謬謂當此倥
偬之時當事事着急即當事事討一下落不先
稽估數于今日無以定廉敏于異時且事俱在
眼人有好脩亦似非難覈者耳乃聞未覈而旋
已發矣其一則李揚買鐵一事緣不肖曾讀大
疏云此地買鐵每觔一分六釐山西鐵每觔不
過三四釐今據李揚領買西鐵四十萬觔該價
銀一萬二千八百兩是每觔三分二釐矣與原

題不合知其非臺下之意也且訪之晉中云荒鐵一觔止值一釐熟鐵之價以産鐵之地遠近爲差有三釐者有四釐者但其運價稍費聞每騾一頭止可馱二百觔每馱脚價該銀一兩五錢則合鐵價與馱價當每觔費一分一釐五毫所商役承辦惟利是視當量加贏羡以作其終事之義不應視其本價倍之又倍一至于此方今需鐵正多月破于始濫觴何底故移文虞衡覈價而後發非不發也其一則張鎮買布一事

亦緣不肖嘗讀大疏云近見山西隨䟽器械件件精好問其地鐵價煤價與人工俱省且賢守令持法奉公無舖商冐破急應借力容臣部于廠中所分帑金三萬兩內分其半以給山西打造今據張鎮欲領銀六千兩預辦甲裏甲面以待舖商李揚齋文徃山西支彼中辦部餉銀一萬八千兩打造甲葉甲釘聽用是何造銳則唯恐舖商之冐破至分帑金于山西有司令其打造及甲葉甲釘則又差舖商于山西打造至支

其地方餉銀也且餉銀知于何日到手甲葉甲
釘知于何日到廠而先發六千金買布以待乎
不肖又知其非臺下之意也及見沈王政云本
商物料業已辦有次第不肖即又移文虞衡覈
其辦到截給未嘗不發也若別項軍需實未有
奉臺下之命而來者即欲發無憑也而何涸坐
不肖以不發耶不肖以今日大勢當先急邊關
次圖堂奥堂奥之內宜總京師之全局而論之
總需兵仗械共火藥若干令京營十六門各廠

庫見存若干應修若干應補若干錢糧總計當
若干今存庫銀若干尚虧少若干巨細緩急較
如列眉如近日大疏所條具應造不必造急造
緩造各項然後事有頭緒可次第脩舉也若閑
時不做忙時亂做胸無成局倉皇布子無賴生
心乘我急公之誼而陰以潤其橐不得則號于
人曰我作而某不應也不肖不受壟下亦不受
也增高重城之議以愚計之城必憑濠以爲險
而重城之濠既淺且隘又近偪可恃以爲險乎

目前又難議開濬恐所關係不在此六尺三尺之高不高也且夯築之務亦難下手往歲儆鄉以倭警增城遇雨輒圮細詢其故謂下鬆上壓故善崩令若先築土而後甃磚則舊城震若先甃磚而後實土則土不實益重城巳爲都城之累而增城又將爲重城之累也人和地利古有定論得其人以守之仍貫亦可不得其人高亦無益且有此增築之費何不先于邊關議修築耶當重城初築之時椒山先生嘗有詩云萬里

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討只神京備邊自是千年計塞外誰人築五城又云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肅醫費盡篋中藥待得良醫藥有無不肖愧不能爲良醫思儲藥以待良醫耳

壬戌二月廿八日

答房海客

時事難言邇有心人問之數千里之外即言之不勝痛心安得不忍痛微言其一二也經臣原未爲得人迫其與撫臣左逬而廟堂之上又明

示以撫不得受經之節制安得而不敗敗矣廼
虜馬未至撫臣即狼狽而走撫臣走經臣與狼
狽而俱走走斯下矣顧佐鬬者多力其口舌而
兩人亦遂寘不知醜如潑婦之相訐大司馬聞
敗嗣然蹕玉而東又若置身事外而功罪人所
功罪咸不當思以告密起大獄得罪于天理山
海一關之隔耳舉朝泄泄不事事也朝紳中寡
廉鮮恥者備醜極妍營其窟于不可知不可問
之地惡人之發其醜也托之別故如摘黃臺之

瓜首揆再出本欲兩收而兩爲我用而彼中有意外之感此中不無春秋之責遂謂彼易與而此中太苦人幾幾欲舍此而去又懼其身之不固藉其金錢脉絡之關通而不敢以自異使其私除其疾交相詆交相爲也獨此中尚有相對而難爲顏面者此一線未絕耳大宗伯已至南冢宰轉司空六卿之長以及掌憲皆一時民譽卿寺中有人然獨使至尊憂社稷也如何如何諸揩揩而吠者其聰明智巧原足以籠絡一世

之人利可攫攫矣名可攖攖矣難可避則又避矣宮府婦寺長幼卑尊智愚賢不肖無不在其聰明智巧中卽弟無不在吾攫眉睫中日攙抽身癡心未死且閱鬩起而喙喙爭鳴者何如弟有以自處卽弟不自處世當有以處弟也

又

不肖於當時豈足比數而台臺獨收之世人欲殺之中越數千里之隔猶置之胸次而不我遐棄也每一念至不敢自廢頹於世何裨矣江淮

表裏襟帶舊京椎埋自雄習爲剽掠即鹽徒而有其在今日恐不徒以鹺政重台臺也舊疏理以賄敗聞於鹺法實有得其窾竅者如何如何弟鬱鬱處此孑影無朋台臺何以教之 壬戌三月

與韓正堂

不肖之當去已不待今日今日而言去是不肖之時也今日而得去是老掌科之賜也身爲言官不能言又不能去殊負生平伏乞即與代題相成至誼感且不朽

又

多事非可坐辦紛囂非可坐息新咨考選在邇而以多病之身占缺以妨賢者之路愧莫大焉不肖即非病欲死真愧欲死也老掌科不俯矜其微抱不肖之死不足恤不肖之愧無由自解免耳不肖此舉非求以免死求以免愧也伏乞勉爲代　題去一不得志之人而使新人揚眉吐氣其間所裨于多事之時甚大爲此再瀆伏惟鑒允幸甚　壬戌三月十九日

與霍顯用

弟此舉有萬不得已者非猶夫人之去而巳也病情微露移關中亦足傷矣例當徼同官之結不得不以告年兄弟氣血消耗神思恍惚四百四病幾無不有而鬱火衝炎頭額作楚不可以冠尤爲切患弟病實甚何力足以微媚而且陷良友于欺耶爲此激切再懇伏冀鑒允賜結以便代　題目下當即開缺令補新咨賢于病人強顏在此而毫無益于　軍國也切切　壬戌三月二十

與黃閒齋

弟在此有絲毫可以自効不敢言歸閉曹不敢言歸無病不敢言歸期年於此能已見於天下矣又以病軀占缺而不爲新咨地非弟之生平也所以不敢覓差不敢給假而必欲以病請出缺以去此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也同垣幸已亮其區區矣候年兄即結便與代　題望速賜爲感　壬戌三月廿一日

上張冢宰

頃惠掌科之歸自有至情韓掌科之來轉翁臺
自有深意而議者不察合之亟陞王老掌科一
事遂微有以此窺翁臺意旨所嚮者夫人亦顧
其賢不肖與資俸之成例如何耳其人不賢以
同鄉故而亟留之其人賢以同鄉故而亟去之
資俸未及以同鄉故而亟遷之資俸已及以同
鄉故而故遲之俱私意也且近有起舊之議不
可謂非高識不可謂非苦心而垣中定規陞轉
論俸再出諸公有資在京堂之前而俸在散員

之後者異日陞轉將以淹抑已久破資俸而超擢而垣規從此壞乎抑遵成規而按俸待遷需之晚進之後乎且吏兵二垣目前多事急當循俸現補非宿望可以遥待新席可以久據也林下爲賢不妨竟以常僕起也此中事理翁臺必言有主張自有運用而愚昧未悉其所以特此請教伏惟裁答幸甚 壬戌三月廿八日

答張侗如 按院

淛東西十一郡所以受病不同病證無弗同者

邊海數郡以漁為生而海盜編其舟而稅之不聽者殺而投之海中有司不敢呵問至十年矣良民遂不敢漁無以為生其猶有漁焉者禁之則不可禁否者懼其為異日之嚮導也海盜漸聯閩廣之界何以令盜不敢毒吾淛也吾兵不能捍海而矯命譁伍則雄行無憚去歲費嘗事籌畫稍一正法恐其心未易戢不可謂自此遂永無患也烏傷之間生聚幾何而歲驅其人赴死萬里之外又不受命者自行調募其間盛世

有此法紀有此氣象乎杭嘉湖三郡賦重而禾尤重禾賦重於他郡矣而嘉邑在禾郡中又最重則是敝邑之賦獨甲於天下也此何以故三郡浸漑吳會頗習侈靡不顧其分之所安與其力之能辦兢飾容好作觀美而鮮蓋藏庚申秋無天行之菑數年之水旱獨京口遣糴遂米貴騰涌有司不能料理幾釀變亂可以券吾民之窮戚仰給于長江之所灌輸矣其地徒産穀耳何以不能自食也杭與湖尚有蠶利崇桐而東

無有焉又無別可以爲利者何以不詘於奢也嘉湖而北而東而西又隷屬舊京文告各自爲意廼血脈關通若樂與其如一家矣境以內境以外之利病大都若此然不肖能言其病證耳用藥脩餌君臣佐使之妙自在藥王其百姓之命寄于長吏長吏以百姓之命爲命百姓之事爲事而不敢貪而不敢惰庶民有瘳焉則域內所同患不獨吾淛也然吾淛有賢豸繡按行其間日月之明風雷之捷不可欺不可測有以知

吾淛之長吏無不以百姓之命爲命百姓之事爲事即不肖亦有托而處也壬戌四月

、答王岵雲

三復台諭以眞愚自居從古任天下之至難成天下之大業者皆天下之至愚也前車之覆惟燕臣不自以爲愚而經臣又以其不愚自愚苟其以懼爲虜愚之心用虜懼爲間愚之心用間懼封疆爲愚者所敗不敢不破其愚亦不敢弄其愚而反以自弄敗不至此神而明之惟以安

社稷爲悅其愚不可及矣大疏聊邊關將吏軍
民商賈夷虜情形如睹得情得策有以知金城
方畧也社稷臣不以身家口舌分慮其自九廟
而下實式靈之　壬戌四月十三日

答薛正亭　湖廣撫院

不肖中嘗有岷瀋之役取道南襄荆沙以達於
慶時永保土兵赴遼途中相値如織旦晩即次
頗悉其淫掠之狀過府州縣城稍知斟戢荆門
數驛悰不忍言村舖猶是也且數調矣何益遼

山遼水之萬一黔蜀見告無以動之尚恐生心況藉之口而予以機耶地里遼濶民鮮蓋藏所過而是又其俗剽悍而寡實夫以剽悍寡實之俗而鮮蓋藏猶云善以爲實乎黔蜀多警土司錯處其地長江巨浸易以鼓盜柯陝諸姓介與瑞而自雄楚非無事之國也益以加派之數逾其常則帝子分藩土木騷費拊摹搔抑既亟且難眞台臺之一時矣楚安則天下之民舉安功不獨在方以內也於以釋一人南顧之憂而四

嗎磐石莫之矣建威銷萌此時此時壬戌四月十三日

與周蓼洲

微聞年兄有所舉動如未發萬萬已之此身在天地間要看是何時節又看吾所處在吾所得爲之地抑吾所不得爲之地又須審已之能爲與不能爲者何在又須審於至之事之大小稱物以應者當何如而後不爲血氣所動古來事體非必是全沒道理者纔謂之血氣意見用事也時乎王聖共享泰寧急流勇退爲難王少國

疑封疆多事忍死不去爲難閉曹冷局難於展
布鬱鬱沸此彼受揶揄則去爲是進賢去佞事
權在手一不可磯落人圈套則去爲非吾能進
賢吾能去佞當面蹉過歸而仰屋則去有後悔
吾欲進賢方懼爲小人所排吾不能進賢方懼
爲君子所外正展轉兩難而借題脫手則去爲
卸擔且細看此事何啻蚊蚋過耳而遂盛氣應
之亦爲失乎吾人須爲天下士耳國家起見君
父起見乃天下士一不受世之溜垢惡聲至必

反之其去鄉黨自好者恐不能以寸也生平期

待年兄者不小故以此言進吾輩在天地間不

患身之不潔患此身無濟于天下事也何如何

如 壬戌五月十六日

答鹿乾岳

辨官論材弟職諮訪賢者之所賢賢之賢者之

所不肖不肖之弟之所能也進之退之自有王

者必欲以吾所賢者令之進吾所不肖者令之

退非弟之所能也必進必退亦何以異於市權

邀重者之爲矣顧弟賢之不肖之而言不效是弟不賢而反令賢者之所賢與賢者之所不肖併不效也茲弟所洩自愧恨俛焉孳孳以圖不棄於大賢者也何如何如何如

壬戌五月廿二日

答李懋明 津撫

用賢者灼見其精神才品而內外大小輕重布之夫然後情智筋力懽喜鼓舞爲國家效而國家得賢者之用賢者之用於國家無聲無色用邇邇大人情豔開府爲居上頭不知于台臺猶

割雞矣即今名德芫要世道倚命而徵率其本
石鹿豕之妙以與聰明機智者游每有江河之
決驪不及舌矣擇中審時分肌擘脈尚須正以
秉節壐以觀竅者一左右之如何如何 壬戌五月廿四

答趙存筱 濟野權闕

蜀中黔中滇中之變未熄永順復蠢蠢動矣往
台駕逍返亦柯陳之藪是虞今徒幸其旦夕未
有變計耶抑實有以制其死命可無厝火之憂
也設定額以須估船本不可以爲常庶幾寬服

之或以及額而今再倍之又兵船絡繹于道曹鄆間白蓮倡亂設兩月弗靖必且梗漕又何以幾夫逐什一者之走集如鶩也　壬戌五月廿六日

答王石門　山東按院

山以東六郡無尺土一民不受軍輿之擾遼人淮人無絲毫裨補土著者更苦其偪處爲難也送往事居拮据征繕安得不寒其樂生之心自非察吏安民綢繆巡行其間早已脊脊多事矣曹鄆鄒滕紛紛見告事起倉卒勢如拉朽防漕

護運此爲急着招撫解散當有微機如純用兵力相角不無玉石俱焚且脅從罔治古有明訓愚民受惑更屬可憫萬一勝負之數與盜共之則所傷更多知門下神算咄嗟定變之下多所生全也 壬戌六月初一日

、上張翼明 少司馬

東人何辜駢首而死於盜也盜寔出愚賣刀賣劍亦即買牛買犢耳官兵報捷以千百計無論首從未分不虞崑岡之火玉石同爐乎正食不

下咽有客見過與道其事渠謂當散遣土人之心討勇黠者投入其黨縛其魁以出而事就平矣不煩許多手勞脚攘也客嘗有練將之說儘足諗聽其人誠不卜其可用何如要其言似可探敬以開之台臺知正於此事勞神不厭芻蕘時也 壬戌六月初三日

答丘太丘 河南按院

東事之敗舉國恫心日選將練兵聚餉除器爲固圍討猶朝不及夕是懼而二三事大夫不引以

爲辜篤其說以脅怨忽怵之氣不可嚮邇賈生
而在其痛哭當有甚焉者蜀黔與楚接壤中州
則脣齒矣朝宗繹絡所謂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也曹鄆之盜不旦夕就我撫散魚驚鳥潰必躪
中州天以盤根錯節試利器乎徃顏應雷不動
聲色而弭伊庶人之變知不專美於前矣壬戌
六月初三日

答徐京咸甘肅撫院

台臺所蒞古酒泉張掖郡沓逹旁覗伺隙蠢蠢

欲動且籌兵籌食其在今日之域中大抵皆兄弟也自非繡斧巡行躊躇四顧先有洞其肯綮者安得駕輕就熟舉難撫難戢之軍民番虜磐石奠之令脊脊多故之時無西顧之憂乎顧以天下用台臺即天下皆磐石奠之猶是也　廟堂之上今而後知所以用台臺矣以天下不以一隅矣　壬戌六月十一日

答李四可

方內脊脊多事矣班行中固不乏人而有其心

者或才謂之不逮有其才者或年力之少衰聽履之耳日切一日討門下賁　孝端之訃以行

三朝鼎革幾許危疑　沖主當陽東西交棘門下何能恝然於此即兩尊人在念而令弟舞班斕爲稚子懽即門下叱馭而前不嫌絕裾矣

壬戌六月十一日

答李荆陽

鹿鹿緇塵闕焉把臂亦謂棨㨗在邇聚首正長不圖以尊人榮懷長徃不返也東事未見有得

當之人亦未見有必勝之策方內多爭揭竿之
盜國有患不在奴郎吾鄉之可慮者不必在佘
山也斯時賢撫按固急賢守令尤急沉竈産蛙
而無叛志不以其損戶數也歟哉當事苟可與
商伏惟多方酌意　壬戌六月十一日

答董見龍

以屯練兼安插不過以招募安家行糧之費爲
賑卹流移之用而即兼古寓兵於農之意故費
省利博從中所消弭者亦多乃王者先恪一兵

農兼耕之官在先生亦何以異於擁臯比五羊時而兵柄未握安挿是求即遍野蜚鴻成阡成陌只是以開荒了得安挿二字恐汙萊未必盡居要害而力田之暇何以令之肆力講武稱雄邊也然此爲常人言非常之人自有妙用拭目俟之矣第不可以數徵就額鹽事例輸助以爲用就郡邑中曉暢事機者引爲左右手而不以辟名添官即此不已占妙用乎 壬戌六月十一日

答王任吾 宣府撫院

關東急着似　仕款虜無論款不可恃郎受款者
亦祭虜耳滇黔道梗雖采入佛圖我陵我阿而
倉氛猶熾也曹鄆鄒滕在心腹在咽喉不急撲
滅撫定淮徐　而南真大而北呂濟以西潰爛不
可收拾郎徼九廟之靈旦夕底定四方以寧所
傷滋多矣上谷陵京肩背不堪更動而兵譁食
詘屢屢呼庚徼聞素嫂時西而與套虜構奴中
亦復間使窺邊其言皆不實可耳幸台臺鎖鑰
北門內以實邊外以控虜指揮定之聖天子所

以釋後顧之憂而舉朝仗以無恐也天佑壽母强飯無疆我閣孔棘萬勿以太夫人分念是謝是禱 壬戌六月十八日

答劉衡翁老師

泰山喬嶽與膚寸而雨天下天下被大美而不言所利大矣哉老師所以處江陵之盛時與所以居鄉者介節千古無兩矣至在禮言禮徃復於冠婚之典而陰被藹藹以去再出而丁慈寧之急乘機導窾潛收不激不縱之功於人所不

知之地尤人臣所難今　兩朝門華無隱不宣
而崇功不盡知于人人不言微微亦不及不及
終亦不言老師之所以存亦也題其則有淡媿
矣徃歲登老師之堂值靜攝不能起居稍前至
今欸欸門樹蕭蕭不蔽風雨若披古學古而遡而
過庭稱禮稱詩森森玉立則古人所難兼也某
孤蹤涉世言出招尤梅長公見過目爲不隨時
不隨地之人乃區區此心尚冀于千餘歲千餘
里之外有少分符合也老師亦許之否　壬戌六

月十八日

藏密齋集卷之十四終